

你的孩子 可以上清华

桂千富——著

NiDeHaiZi
KeYiShangQingHua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

桂千富

男，1965年生。先后发表了中篇小说《人在仕途》《丢失的安全套》及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杂文多篇。出版有小说集《糖果》。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

责任编辑：姚小云
设计制作：丽刊传媒

读了这本书之后，直让我想再生一胎，从头再来。

——文化学者 王潇然

从教20多年，从没有一本书像这本书一样让我难以释怀，连读三遍。

——教师 郑世俊

读了这本书，感觉我们不会做父母。

——家长 贺发财

ISBN 978-7-227-06306-3



9 787227 063063 >

定价：38.00元

你的孩子可以上清华

桂千富 著

NiDe HaiZi
KeYi ShangQingHua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你的孩子可以上清华 / 桂千富 . —银川 : 宁夏人民出版社 , 2016.3

ISBN 978-7-227-06306-3

I . ①你… II . ①桂… III 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71794 号

你的孩子可以上清华

桂千富 著

责任编辑 姚小云

设计制作 丽刊传媒

责任印制 肖 艳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出版发行

出版人 王杨宝

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(750001)

网 址 <http://www.nxpph.com> <http://www.yrpubm.com>

网上书店 <http://shop126547358.taobao.com> <http://www.hh-book.com>

电子信箱 nxrmbcbs@126.com renminshe@yrpubm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19391 505210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西安友诚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委托书号 (宁) 0000528

开本 787mm×1194mm 1/16

印张 15 字数 220 千字

版次 2016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6306-3/I • 1632

定价 38.00 元

前面的话

很早就有打算写一本书，写一本关于培养孩子的书。不只是因为孩子考上了清华大学，而是因为一路与孩子同行，有太多的不易和感悟。看到如蚁逐巡于“望子成龙”道路上的密密大军，我觉得需要写点东西了，不管你认为有益还是无益，有益可以作为借鉴与分享，无益可以作为回避与警示。

我说，孩子，我要为你写一本书。这不是第一次征求儿子桂猷猷的意见。直到上完清华的第一学期，他才点了头。

我说我要为儿子写一本书。这同样不是第一次征求老婆孟洁的意见。她至今还是那句话：我不同意你写。

这不是关于状元和天才的书，而是一个关于普通生是如何华丽蜕变的真实故事；一个父母与孩子并肩同行，共同面对求学路上的坎坷和艰辛的真实故事；一个看得见摸得着，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故事；一个只要你愿意，也可以去体验去实现的真实故事。不管如何粉饰，求学都不是一件快乐的事，至少不是任何人都感觉快乐的事。我的侄女考上公费研究生，我问难吗？侄女说，我见书就想吐。高考完了问儿子猷猷，现在回忆上学怎么样？儿子说，再想起来我都恶心。这本书里还涉及其他人物和事例，恕我不能用真实姓名，甚至不能用真实的环境。我实在不想因为自己成功了，成为炫耀的显影剂和一面真实的镜子，还原和映照出别人的本色。不，有些已不是本色，甚至成为心痛和流血的伤口。我们洛川人最不齿的是幸灾乐祸和往人伤口上撒盐，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。中国人好面子，而这个面子其实就是形式。这个无用的形式千百年来如同一个沉重的枷锁，让人苦不堪言，使人扭曲变形。柏拉图说，人是没有羽毛的动物。马克思说，人是会劳动的高级动物。既然归于动物，大体有枷锁是必要的，没有枷锁反而更可怕。

每个人都希望孩子成龙成凤，如果都上了清华，那清华也就不是清华了。因此，不是每个孩子都可以上清华。

我反对上清华、北大的孩子是生成的。洛川人说的是造的，老天爷造的。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。这是大多数人的借口，几乎成为格言。许多人都说，别与我的孩子比，是天才。只有我知道我的孩子是不是天才。我相信孩子的聪明与天性有关，有的孩子的确省事。我更赞同的是：你的孩子可以上清华。这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样。我写这本书就是想告诉你，一个普通的孩子经过努力可以上清华。

我还反对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环境，孩子上到哪里就供到哪里。这是一句逃避甚至不负责任的话，这也是时下父母最普遍的想法。父母把培养孩子的责任简化成一个数字即钱数，看似无可厚非，其实非常危险。有些人为此付出的是血的代价。我想写书就是要人们改变这种想法。

我是赞同打孩子的。这源于父亲从小的棍棒教育。父亲的棍棒在我的心里投下了梁、椽般巨大阴影，伴我一生，我也几乎恨了一生。或许我还可以成为社会的精英甚至万人迷万人仰，但我也可能成为万人唾万人骂。我感谢父亲的棍棒没有使我成为后者。我打过孩子。许多人说没打过孩子，这与两口子一辈子没有红过脸一样让人难以相信。因为我非常委曲求全地准备与老婆实践一辈子不红脸的理想，可惜我失败了。我是不相信夫妻没有红过脸过一辈子的。因此，我要告诫你：不打孩子同样也是个陷阱，你要小心。

我是赞同择校和学奥数的。我的孩子也是择校和奥数的受益者。不改变千军万马冲“高考”这个独木桥，什么不学奥数、不择校绝对是哄人的把戏，你相信就上当了。

孩子三个关键阶段：初懂事，三四年级；第一次叛逆期，初二前后；第二次叛逆期，高一左右。

培养孩子的三个境界：精英、人才、人。达到这三个境界的都算成功。

一定要与孩子谈恋爱谈性，多数人都十分尴尬地回避这个问题，而性成熟先于高考到来，回避不了。

不要追求完美，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。

一个成功的范例，绝对是孩子、学校、家长三位一体的无缝对接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- 3 压稳的谎言
- 8 起名的纠结
- 15 两个病危通知单
- 21 呼呼的大火
- 29 儿子的泡泡糖
- 34 生死时速
- 40 死的心都有

第二辑

- 47 投降树的启示
- 53 祭起了父亲的棍棒
- 60 为什么不改作业
- 65 一驳“供到哪里念到哪里”
- 69 二驳“念到哪里供到哪里”
- 73 塞翁失马
- 78 “我考上了清华”

第三辑

- 85 打提前量
- 90 流泪的半学期
- 95 忐忑的站位
- 99 不打之后怎么办
- 104 背了四年的一封信
- 109 怦然心动
- 114 《阿凡达》、周杰伦及其他

- 120 假日里的阳光与阴影
125 不能说的秘密

第四辑

- 133 没有进重点班
139 管不住的学生
145 临溪而歌
150 桂啾啾的家长站起来
155 我要考清华
159 爱情与性
165 为谁而学
169 白色恐怖
175 “涵哥”采访我
180 补弱项
188 最后的冲刺
193 报考清华大学

第五辑

- 201 实用的中庸之道
207 把孩子攥在手中
209 不能过早地把孩子放到社会
211 拽住叛逆期的离心力
214 当再大的官赚再多的钱不如把娃管好
220 培养孩子的三个境界
225 也有教训

231 后记

第一辑



压稳的谎言

1994年大年初一，老婆孟洁挺着大肚子，一边收拾临产用的衣服、尿布，一边对我说，可能是小子。当时我正在纳闷，老婆为什么这么镇静，马上要到产房了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生产如同上刑场，她跟没事一样。这或许因为她是护士的缘故。她说害怕早让上学时解剖刀剜去了。第一次看到从福尔马林里捞出脸色惨白、浮肿的尸体时，女生都不约而同吓得叫出声来，用纤细的双手捂住了眼睛。没用多长时间，女生们敢拿手术刀在尸体上划了，如同划一张鼓，发出低沉而又有韧性的声音。

老婆孟洁的镇静让我很害怕，连自己上产床都这么稀松平常，要是哪一天生气了，拿一把小小的手术刀捅我肯定连眼也不眨一下。

“是儿子。”声音大了一些。

我突然呆住，被打傻了，半晌没有气息。看你那死样子，一听说儿子跟死了一样。这不怪我，老婆孟洁自有了之后就是天翻地覆地呕吐，吐得绿绿的胆汁一绺一绺的，丝丝缕缕，扯得好长，差一点连我都整吐了。在这强烈的反应中，时间一天天流逝，从春暖花开到瑞雪覆地，稍微缓过来都会说是女儿，一双被呕吐折腾得肿胀的小眼睛也斜过来，不经意间鸡毛掸子一样扫过我的脸庞，想翻开表面看到心里。女儿就女儿，我喜欢女儿。每次我都言不由衷地说，十分肯定，无怨无悔。孟洁说，我知道你心里不情愿，这生儿子生女儿不是我一个人的事。我说不要说了，这我知道，上学时学过了。女儿真的挺好。老婆说你奶只生了你父亲一个，你哥的孩子也是女儿，咱生女儿也不丢人。不丢人，你给我生娃就很难为你了。老婆说我内心不情愿是真的。父亲经常生病，大夫不让喝酒不让抽烟，他根本不管，烟酒茶是他一生的最爱，谁也阻止不了。因此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哥哥生了女儿，父亲天天问我老婆怀的到底是儿子还是女儿。我说是女儿。开始，父亲还不信，说你那个老婆压得稳，前身是蛇变的，能在洞里盘一冬天，不吃不喝。可别让她把你骗了。我家是湖北逃荒上陕西的，蜗居在延安市洛川县南塬底下洛河边一个叫贺家

河的小山村。虽然后来哥哥和我先后考上了学有了工作，但家底一穷二白，一无所有。那时候，洛川找对象有三个条件：一是个子要高；二是要塬上的，最好是城边上的；三是本地的。这三个条件的先决条件是有工作。只有有工作才能与有工作的姑娘相亲。我还还有一个当时还算吸引人的本事，那就是能写。这里能写是指一是会写公文材料，二是会写文学作品。我主要写小小说。因而每年还有那么几次相亲。由于自己不够一米六，形象也很猥琐，三个条件一个也不具备。相亲的过程又简单又尴尬。最后便流传了我的专用模式：听说你是外地的，听说你是南塬的，听说你是川道底下的，听说你还能写……有几次，姑娘的“听说”还没有问完，我就走了。在一次次“听说”延拓中，我的年龄大了，找对象的心气也一点点熄灭了。好在我的写作水平也与年龄同长，广播站几乎两天就有一篇稿件，报纸上偶然还有“豆腐块”。别小看“豆腐块”，在那个年代是很提人气的。终于，老婆孟洁——这朵鲜花就插到我这块又硬又老的牛粪上了。后来，老婆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有英雄、文人情结，要不，死活都不会跟我的。我知道这是气话也是实话，我也用差不多的话回敬。

父亲说老婆“压得稳”，这是洛川人的方言，常常指那种遇事不张扬、不外露，心里弄事的人。父亲带一家人从鄂北大山皱折里逃到黄土高原的皱折里，吃苦无数、阅人无数，说老婆孟洁是弄死人不出魂的那种毒女人，心事重重地担心我的未来当然还有他的香火问题了。父亲说的有些道理。老婆孟洁的确压得很稳，拿得很稳，从来不会过分外露感情。我们是外地人，经过太多的磨难，取得点成绩，次次都有“劫后余生”“柳暗花明”的感觉。加之我又能舞文弄墨，尽管没有弄出“对酒当歌”“对影三人”的洒脱豪放，却因此被选为秘书，大名不时上广播上报刊，在县上小有名气。心气一天天膨胀，取得点成绩难免大呼小叫，外露张扬。父亲这方面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，说什么我将来要当官还可能成为大文豪，光宗耀祖，孟家人也会跟着沾光。如此张扬强势的话多了，便和老婆孟洁不睦。久而久之，老婆拧不过，便闭上小嘴，冷眼旁观，用身体语言及时阻止我跟随父亲的思路呼应和过分得意忘形。父亲的意思，老婆一定撒了一个弥天大谎，把儿子说成女儿，好让他死不瞑目。未必吧，我一次次在父亲面前否定。

老婆孟洁说出来我当然震惊了，这比上产床的镇定更可怕。谁能把

怀儿子的秘密保持差不多一年之久，即便是生活得磕磕绊绊、窘迫异常也不愿意缓解一下。老婆孟洁的确压得稳。

“把炉子搭好。”孟洁不慌不忙地说，平时走路的喘气声反而没有了。“跟我一起进产房，生了把儿子抱回来……”

“一起进产房？！”我瞪大眼睛，马上出现血渍糊拉，拼命惨叫的场面。我们家在医院住，经常能听到产妇凄惨的号叫。

“让你感受一下生孩子的痛苦。”

“你就别把自己的痛苦强加于人……”

“千富，我给你说，这是给咱生儿子。”老婆孟洁的眼睛湿润了。对了，老婆压得稳，但心底软，软得像海绵像豆腐，随便一句话，一个眼神甚至一段沉默就能搞得水漫金山。我也一样，看电视剧看访谈节目动不动泪水涟涟。说句丢人的话，我们常常看电视时你追我赶地哭。“我十月怀胎容易吗？现在提倡丈夫陪生，你不去，我就不生了。”

“我去。”老实说我怕老婆，怕得有名。有的人说我早请示晚汇报，跪洗衣板挨耳刮子。请示汇报是真的，后边的全是扯淡，咱人小也是男子汉。我又想起父亲的话，“为什么不早说是儿子？是不是哄父亲？”

老婆没有回答，拉开门，刺耳的鞭炮声响亮地闯进来。老婆压得稳还不止于此，选在正月初一生儿子，满年满岁，每年过生日都是初一，全国人一起庆生。这个人可真有心计，我们这里有句谚语，有福生在初一。不管怎么样，是儿子，我有儿子了。父亲还在，能看到桂家有儿子，他的香火得以延续。孔子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这大概是尽孝最重要的。

产房早已聚了不少人，有大夫、护士，还有老婆孟洁要好的同事。一看都是熟人，我有些不好意思，脸红到耳根，还有些忸怩。老婆一眼一眼地看我，自己倒显得十分平静，躺到产床上，脱掉裤子。这个二舅老婆，下半身脱得精光，肚子像个小山，像农村装麦的麦屯，圆鼓鼓的。大夫不怀好意地敲一敲，嘭嘭直响。这好像丢了我的人，木偶一般被大夫支来喝去，脸一直绯红，头上都冒汗了。

“哟，都要生娃了，还装得跟处男一样。”孟洁一个年龄大的朋友开了一句玩笑。产房突然笑得爆棚。老婆孟洁刚笑了两声，猛然号叫起来。千富，握住我的手。我赶紧跑到老婆头边，把自己瘦小的双手递过

去。她个子比我高，手比我大。我两手死劲握住不放。老婆便恶恶地骂。从我祖上骂到父辈再骂到我，最后又骂儿子，一层层剥下血脉的尊严。上身一抬一抬的，使尽全身力量挤压着什么。十月怀胎只怕把儿子弄丢了，这会儿又拼命想丢儿子。我的心里也惨惨的。仿佛打仗似的，一波一波冲锋，一浪一浪的恶骂，产床也嘎嘎乱叫。使劲的时候老婆满脸通红，像一个血包子，血都快飞出来了，刚一缓劲，脸白还没有恢复，又一波血涌上来。我头一扭，以为那血要决到我的脸上。我热泪狂涌，想叫老婆不要生了，这样会出人命的。咱不要儿子了，让父亲也不要孙子了，不要香火了，别再折磨人了。大夫、护士不管不顾，像风一样不停地鼓浪，喊老婆用劲不要停——看到头发了。孟洁又开始鼓血，又从祖宗一层一层往下骂往下剥，甚至感觉将我剥得一丝不挂了。突然老婆猛地抬起身子，一口咬在我胳膊上，我感觉血都出来了，在棉袄里一点点漫浸……我害怕地拼命往后扭头，脖子似乎都要断了。要是知道这么拼命凄惨，我真不要儿子也不结婚了。孟洁的镇静再次暴露无遗，在撕心裂肺、与死神战斗的间隙，又一次用标志性的母老虎的口气骂我：“看老娘给你生儿子。”

老婆孟洁又开始狂喊，仿佛要告别世界，做着最后的挣扎。我霎时觉得这或许是她在人世间最后的呐喊。有人说，女人不易，怀孕、保胎、生产都是一种挣扎。要我说是挣“命”，那“命”就飘在呐喊里，随时会飞走。我满面泪痕地扭过头，向老婆那两条赤裸修长的大腿间望去，有告别的意思。如果老婆不测，我也不活了。突然很浓的血腥味弥漫开来，不是我胳膊上的血，老婆的下身喷出一股血水，随之，大夫、护士七八脚拉出一个肉蛋蛋，全身脏兮兮的，涂满糨糊一般。

“长鸟的，恭喜你。”

大夫称过之后，病房顿时陷入可怕的沉默。我以为老婆孟洁死了，赶紧看了一眼，她的脸上飞满红云，骄傲而羞涩地剜了我一眼。我的眼泪顿时狂轰滥炸。

“六斤四两，上世还不给你老娘打招呼。”护士倒提儿子，小腿小手立刻无助地乱挥乱蹬。护士在儿子的屁股上响亮地拍了一下，儿子便拼命地“我来啦、我来啦”号叫起来，弄得我心疼。

护士简单用纱布、棉球擦了儿子身上的羊水，就递给了孟洁。老婆

一边亲得叭叭响，一边梨花带雨地哭得一塌糊涂。我也陪着哭泣。大夫护士便“尿样子、尿式子”劝起我们来。尿样子、尿式子是洛川这一带朋友间规劝的方言，大意是别那样。没想到，劝着劝着，都一个不少地加入了我和老婆领头的哭泣大军。

大夫护士里三层外三层把儿子裹好，老婆孟洁从抱的姿势、高低，走路的频率、朝向一顿狂嘱，我流着泪拼命点头。那一天，我突然明白了两个问题，一是大夫护士太有学问；二是做女人太不容易了。

我把儿子抱到床上放好，下去抬老婆孟洁。等我们到房子的时候，除了外面的炮声，屋里炉子的呼呼火声，再就是响亮的咀嚼声。我们都很好奇，左邻右舍有孩子，不至于吃饭的声音传到我家吧。掀开裹布，原来是儿子正起劲地吮吸自己的手指。

我说是个好吃佬。好吃佬是湖北的方言。老婆孟洁说好吃佬就好吃佬。儿子的这个好吃佬让我们撕心裂肺了一把。这是后话。